

# 郭沫若与苏东坡

王锦厚 伍加伦

苏东坡为我国宋代的大文豪，郭沫若是我国当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巨人。这两位同生于“海棠香国”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郭沫若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为李可染所作的《东坡游赤壁图》<sup>①</sup>题诗中无限感慨地写道：

吾乡苏长公，俊逸才无敌。  
脍炙在人口，前后游赤壁。  
悠悠一千年，仿佛闻声息。  
风清月仍白，江景浑如昔。  
微嗟同弱丧，乡梓转空寂。  
嘉州与眉州，虽有读书迹。  
乃无奇文章，留与后人惜。  
竟使陆剑南，借作他山石。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感慨既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的滔天罪行的揭露和谴责，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进步文化人的鞭策和激励，要作新时代的苏东坡，写出“奇文章，留与后人惜”。一九六五年春天，他在为乐山县文化馆所作的题书中说：“南宋陆游在嘉州所作感事诗有句云：‘江山壮丽诗无敌’，对乐山风物颇谓倾倒备至”，就是“竟使陆剑南，借作他山石”的最好注解。题诗的几年前，郭沫若刚刚回到离别二十多年的蜀门故乡不很久就说：

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化，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这些在我们四川庙食百代的伟人，给予我们四川人的感化，不是用数字

可以表达出来的。四川人也不愧受了这些人的感化，委实是代有传人，特别在文学的贡献上，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杨雄，宋代的三苏，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要算是出类拔萃的了。<sup>②</sup>

是啊！四川人的确“不愧受了这些人的感化，委实是代有传人”，传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时代，不是又出了郭沫若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要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吗！郭沫若曾以屈原、蔡文姬自况，用诗一样的语言，通过屈原、蔡文姬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理想及文学趣味，这是众人皆知的事。然而，郭沫若也曾以苏东坡自况，用诗一样的语言，通过苏东坡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理想及文学上的兴趣，却不大为人们所注意。这里，我们想就郭沫若受了苏东坡怎样的“感化”，怎样受的“感化”加以讨论。

早在郭沫若为组织文艺生力军创造社而努力奔波的一九二一年，他给好友郁达夫所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描绘自己心情的话：

……初四日天气极好，轮船平静，如象长江中行驶的一样。那天的晚景，我往复航行了十次，真要算得未曾遇见了。夕阳落海时，霞血流天，瞬息万变。海波上也幻出五色的彩霞。欲圆未圆的月儿已高高露在东空。又巨又朗的木星，鲜红如血的火星，骈丽在西南。霞火渐次消散去后，苍白的月儿笼罩着旷渺无际的大海。我和哲民两人并坐船头铁锚上，对月谈心，饮净水，享饼干。今年正是阴历的壬戌年，那天离七月既望只有两日了，想东坡前游赤壁时

之乐，要亦不过如是而已。乘风破浪，苍海云帆，古人所企望而不得者，我辈却得之于指顾之间，缅怀往昔，亦殊足以自雄也。③

这不也可以说是一篇“赤壁赋”么。从这篇新“赤壁赋”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由泛游博多湾的景和情，怎样联想到苏东坡游赤壁时的景和情。而这种联想又是多么自然啊！博多和赤壁都有明媚的自然风光，山山水水，树树草草，如图如画。博多和赤壁更是著名的古战场：博多，是六百年前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覆没的地点。十万余元军，四千只楼船，竟于一夜之间，突然为风暴所淹没；赤壁，是一千多年前三国激战的地点。八十万曹军，上千只战船，竟于一天之内，突然为大火所击败。想当年，苏东坡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失利而被贬到黄州，他泛游赤壁，在万里长江的水面上，联想到古往今来的许多事情，借题发挥，表达自己政治上虽然失意，但心情却仍然很旷达，并且决心再追求的矛盾心理，复杂感情，写了脍炙人口的《赤壁赋》；到而今，郭沫若在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与文言的激烈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女神》出版了，创造社成立了，回到日本的福岗，泛游时常让自己“多发诗思”，“跑到文学的道路上来了”的博多，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联想到古往今来的许多事，特别是杜牧、苏东坡等著名诗人咏颂赤壁的诗篇，表达自己不受前人的束缚，决心英勇创造，超过前人的宏愿，写了这封信。《女神》，就是这种“缅怀往昔，亦殊足以自雄也”的无畏精神的结晶，“创造社”，就是这种“缅怀往昔，亦殊足以自雄也”的创造精神的实践。

抗日战争一爆发，郭沫若在“两全家国殊难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别妇抛雏”，“投笔请缨”，一九三七年七月摆脱日本侦探的严密监视，回到了祖国，和“四万万同胞齐踏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然而，卖国为荣的蒋介石一伙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破坏抗日的障

碍，设下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陷阱，郭沫若怀着一种抗日不准，爱国不能的悲愤心情，从上海、武汉、长沙、桂林，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四川。一九三九年又回到了家乡乐山，会见了亲人，重游了故地，看到的是：

……乐山是变了，特别是幼年时认为美丽的地方变得十分丑陋。凌云山的俗化，苏子楼的颓废，高标山的荒芜，简直是不堪设想了④

凌云是彻底俗化，而且颓废了。石佛化了装，一个面孔被石灰涂补得不成名器。东坡楼住着些散兵游勇。洗砚池也是一池的杂草。⑤

这怎么不叫郭沫若百感交织呢！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一方面怀念战友，渴望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他写出了《登尔雅台怀故人——寄怀朱德同志》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值得注意的是他登苏子楼后所作的一首诗：

苏子楼临大佛寺，壁间犹列东坡字。  
洗砚池中草离离，墨鱼仍自传珍异。  
秀挺峨嵋锦濯岷，近乎仁者神殊闾。  
勇哉南来大渡河，蛟鼉出没势难驯。  
一别重过三十载，石佛崔巍依然在。  
感此人工并化工，蔚成苏子才如海。  
不遇蔡京与惠卿，亮节何由令世惊。  
薰莸自古难同器，赢得千秋万岁名。

这首用当时重庆流行的“寺字韵”写成的诗，郭沫若是非常喜爱和重视的，他生前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先后书写赠与自己的家人和好友朱执桓、常任侠、张肩重等。在书赠给朱执桓时写有如下—则跋文：

渝中闻人近有用寺字韵叠书者，斗巧争妍，多至四五百首，公余多闲时，亦藉以挑选，计得中六首，兹录其一，以付执桓。

庚辰 季夏

沫若

在书赠给张肩重先生时也有一则跋文，如下：

嘉州城外有凌云山，在岷江与大渡河二水合流之处，唐海通和尚尝因崖凿一石佛，正对

三峨，颇雄伟。其上有苏子楼，传东坡先生曾读书其上。有洗砚池，东坡先生洗砚处也。崖下水成深渊，有鱼纯黑，名曰墨鱼。俗谓即过饮东坡先生之墨水致黑者。传说固无据，然亦殊，有雅意。余幼时读书嘉州，曾数数登临。离乡二十六年后，去秋始得返里，重至其地，风景尚无大殊，而余年则将庙知命，意感赋。

肩重同志索字书以付之。

廿九年九月五日

郭沫若

朱执桓是郭沫若的大哥的外孙，已去逝。据执桓的母亲郭琦先生和弟弟朱怀章同志告诉我们：郭老一九三九年夏，因哺育自己的慈父去逝而回到故乡乐山沙湾。其间，除料理父亲的丧事外，还给家人和乡亲们讲了很多学习毛主席的书，跟着共产党走，坚决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种种道理，并且分别给家人题了诗或写了条幅。苏子楼的诗就是郭老重游凌云山后写成并书赠给朱执桓的，写给朱怀章的则是自己留学日本时所作关心祖国命运，表达自己崇高抱负的《飞来何处峰》。诗是这样的：

飞来何处峰？ 海上布滕幢。  
地形同渤海， 心事系辽东。

这也是郭沫若非常重视和喜爱的一首诗。确实是他“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sup>⑥</sup>熟悉郭沫若生平的人都知道，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去日本学习一技之长。一九一四年到日本后，经过半年的“拼命”学习，终于考上了一高。为了迎接更繁重的学习任务而到房州北条海去休养，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而写成了《飞来何处峰》。在此前后，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一再说：

风云紧迫，正酝酿豪杰之时，新国少年，皆当存揽辔澄清之志气也。

(一九一四年六月)

现在欧西各国大交兵戈，战祸所及，渐移

东亚，日本鬼国已与德国宣战矣！

(一九一四年八月)

联系这些家书和谈话，题诗的用意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鼓励自己的后代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神圣的抗日斗争进行到底！

据张肩重先生告诉我们，郭沫若书赠这首诗时，正是他离开三厅不久，和战友们处在一种受排挤、遭打击，被暗算的艰难境况中，他把自己心爱的这首用“来字韵”写成的诗书赠给了许多战友，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通过书赠，还是传布于世，流行在抗日的同志们手中。同志们明白，诗篇中，郭沫若以苏东坡自况，并对国民党反动派以辛辣的讽刺。难怪常任侠先生说：

这是郭老回到故乡眉山纪游之作，诗篇以苏子自况是不待言的。并且也对当时的政局加以讽刺。蔡京、惠卿之辈，掌握朝政，排斥苏子，投闲置散。亮节高风，孤芳自赏，一薰一莸，决难同器，千秋万岁，令名常昭。这也是他离开政治部三厅以后的心情。郭老素主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种精神充沛于字里行间，南来的大渡河，汹涌澎湃，龙潜于渊，岂能驯乎！

从几次自况看，郭沫若在做人上是受过苏东坡的“感化”的。他曾多次计划把苏东坡的事迹写成小说或剧本。一九二五年他到宜兴去调查江浙战祸。原来宜兴古名“阳羨”，风景很美，东坡先生曾想在这里买田卜居。这逗引了郭沫若更大的“兴会”，于是专门“借了一部《宜兴县志》预备在路上作参考”。恰好翻出了一段关于苏东坡毁契还宅的重要记载。郭沫若很想把它写成小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写成，但在他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的自传里却留下了记载。他写道：

东坡先生看上了阳羨的风景，在太湖旁边买了一所房子，契约都已经写好了。

他把契约揣在怀里便出去散步，他在途中遇着一位老妈妈在路旁痛哭。

他问她：“你在哭什么？”

她说：“我的儿子不孝，把祖传的家业卖了！现刻没有避风雨的地方，所以不由得不哭。”

东坡先生又问明了她房屋的地址时，才知道刚好就是他才把契约写好了的那一座。他便从他的身上把契约拿出来当面毁了，还向着那老妈妈说：“房子依然是你的，我也不需要你儿子还钱了。”

老妈妈的眼泪在眼睛里发起了光来。⑦

一九四七年，伟大的解放战争初期，郭沫若又想把苏东坡写入自己的作品。他说：

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个人拿来写成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层，苏轼作为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这些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观见解，他们三个人在当时实在是代表着这样的三方面。⑧

可惜，又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没能写成他很想写的《三人行》。但他对苏东坡的看法是很明确的，他肯定东坡，又批评东坡，他学习东坡，又要超过东坡。他曾把东坡兄弟二人的才华和贡献与自己的战友郁达夫兄弟相比，他曾为达夫的哥哥、画家郁曼陀所作的两幅山水画的题诗写道：

阴雨连天已解除，清新情调意萧疏。  
悠然瞩目沉吟处，应是富春江上图。

双松挺秀意何居？仿佛眉山有二苏。  
况复坝簑同喋血，天涯海角听相呼。⑨

这两件遗物，现在，一幅由曼陀先生的长女、画家郁风珍藏着，另一幅由郁风的弟弟兴民携往美国（兴民是留美多年的电子计算机工程师）。郭沫若把这两首题诗收入了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东风集》，诗末加了如下小注：

郁曼陀为郁达夫之兄，弟兄同死国难。

自况，比拟，应该说是可以看出郭沫若所受苏东坡的“影响”“感化”的某些方面。追溯起来，郭沫若与苏东坡发生关系是很远很远的。早在摇篮时代，他的那位“资质很聪明”的母亲杜邀贞就曾向他口授过苏东坡的诗，发蒙后，那位“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塾师沈焕章先生也曾向他教授过苏东

坡的诗。到了乐山，他不但进一步接触了苏氏父子的诗文，而且经常漫游于苏东坡留下的遗迹中。诞生在毗邻眉州的苏东坡的足迹可以说踏遍了乐山的山山水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故事传说。李冰“凿离堆以御蒙水之患”的乌牛山上所建造的乌尤寺，如今又绿树成荫，修竹茂密，风景如画了。当你一踏进寺门不远就可以发现，赭红色的崖壁里嵌着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着雪浪翁苏东坡的如下诗句：

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  
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  
溪城六月水云蒸，飞蛟猛捉如花鹰。  
羨师方丈冰雪冷，兰膏不动长明灯。  
山中故人知我至，争来问讯今何似。  
为言百事不如人，两眼犹能书细字。

在通往凌云寺的沿途有东坡先生所说的“龙谿”，“东坡先生载酒时游处”，寺的后山最高处则有“东坡读书楼”，底层的壁间嵌着许多石碑，刻着东坡的墨迹，真是“壁间犹列东坡字”。如左边壁间的一块石碑上就刻着东坡先生癸卯九月十六挈家来游的诗：

远望若可爱，朱栏碧瓦沟。  
聊为一驻足，且慰百回头。  
水落见山石，尘高昏市楼。  
临风英长啸，遗响浩难收。

右边一块存有“横渡青山上凌云，有称沫水濯水汇合”的石碑上则刻着东坡先生的画像，像上还有《东坡先生自赞》诗：

心是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我平常功业，黄州、儋州、惠州。

少年郭沫若漫游这些诗情画意之处时，常常令他“有追步苏东坡之感”。他曾写了不少诗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情趣。让我们看看他一九〇七年左右所写的两首诗吧。

临溪方小筏，游戏学孩提。  
剪浪极洒泚，披襟恣荡推。  
风生苻菜末，水激鸬鹚媒。  
此地存苏迹，可曾载酒来。

《苏溪弄筏口占》

乘风剪浪下嘉州， 暮鼓声声出雉楼。  
隐约云痕峨岭暗， 浮沉天影沫江流。  
两三渔火疑星落， 千百帆樯载月收。  
借此扁舟宜载酒， 明朝当作凌云游。

《夜泊嘉州作》<sup>⑩</sup>

几十年后，他又在自己的传记性著作中，作过这样的回忆：

嘉定是适宜于读书的地方，环境很好，山水十分秀丽。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嵋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在凌云山上有苏东坡的读书楼，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题字，也还有好些遗迹，如洗砚池，载酒时游处之类。凌云山的崖壁上，正当着旧大渡河口，与峨嵋山正对着，凿了一尊大佛。这是很有名的，是唐代海通和尚所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汇为一个深潭，地方上的人说“是和海相通的”，虽然是荒谬的俗传，适足以表现其处之深。在那深处产一种鱼名叫“墨鱼”，全身黑色，这是因为水太深，罕与太阳光接近而致，但俗传是吃了东坡先生的墨水。这些都觉得富有诗意，而墨鱼也确是可口。<sup>⑪</sup>

这些确实富有诗意。它，曾不只一次引起少年郭沫若的诗兴；它，曾经引起少年郭沫若的历史兴趣。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嘉定读书时，有一位叫做“老虎”的易曙辉先生开了“比较有趣味的一门”乡土志课。如郭沫若自己所承认的，他“把嘉定城附近的名胜沿革很详细地教授了我们，同时还征引了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这虽然是一种变革的教法，但于我们，特别是我自己，却是有很大的影响。”<sup>⑫</sup>这种“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在“做人”上，一九二八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时写下的著名的“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的《我的童年》一书中说：

苏东坡有一首诗好象就是在这凌云山上做的，我只东鳞西瓜地记得几节是：

生不愿封万户侯， 亦不愿识韩荆州。  
但愿身为汉嘉守， 载酒时作凌云游。

虚名无用今白首， 梦中却到龙谿口。  
浮云轩冕何足言， 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嵋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谪仙此语谁解道， 请君看月时登楼。

苏东坡是在凌云山上读过书的人，就因为他那“载酒时作凌云游”的一句，岩壁上也有一处刻着“东坡先生载酒时游处”的九个字的。<sup>⑬</sup>

郭沫若在自传里特别写出东坡先生《送张嘉州》诗中的几节是随意的吗？不！它不仅让我们“看出一个时代”，而且也让我们“看出”他自己所受东坡先生“影响”的一个方面：蔑视权贵，高官厚禄，热爱家乡，同情人民，重视历史，……郭沫若几十年如一日，置高官厚禄的种种诱惑如粪土而不顾，始终站在大众的立场说话，一心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周总理作为知己，跟着共产党为人民的解放，祖国的富强奋斗。我们能说与郭沫若少年时代所受的苏东坡的“影响”无关吗！

其次，在文学的贡献上，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他写了一首叫做《忆嘉州》<sup>⑭</sup>的诗：

海棠香国荔枝湾， 苏子当年寓此间。  
云外读书声已歇， 空余楼阁对眉山。

读着这首可谓有唐人风味的诗篇，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唐人崔颢的《黄鹤楼》。人们在谈论郭沫若的诗歌，特别是《女神》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了惠特曼等外国诗歌作者的影响，而忽略了郭沫若在童年、少年时代唐宋诗人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苏东坡的歌颂大自然，写历史题才，“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的“行云流水”、豪放雄浑的风格，开一代诗风的贡献，与郭沫若的《女神》、《屈原》、《我的童年》等等无关吗？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两位文豪的作品是不难回答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

郭沫若文学上的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主要是时代造就的，但我们认为：决不应该忽视苏东坡的“影响”和“感化”。时代

不同了，如郭沫若在《题海口东坡祠》<sup>⑤</sup>中所写的那样：

东坡流淌曾来此，朝夕常思返蜀山。  
深幸我生千载后，惊看质变数年间。  
森林浩荡财源海，花卉芬芳香积园。  
三面红旗昭远域，天涯无处不奇观。

是的，因为“深幸我生千载后，惊看质变数年间”，所以，能够批判地学习苏东坡，真是：

平生多负气，志学藐苏韩。

暂把烽烟遗物外，此游我足傲东坡。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郭沫若与苏东坡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他的“追步”到“藐苏”的过程就是一个继承与创造的过程。唯有这样一个过程才使得郭沫若大大地超过了苏东坡而成为无产阶级时代的文化巨人啊！

## 附录：

一九六二年二月，郭沫若同志游览海南岛儋县时，曾写有《儋耳行》一诗（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第五版），表达了自己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全面评价了苏东坡的功过，对研究郭沫若与苏东坡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兹将全诗附录于后。

### 郭沫若：《儋耳行》

儋耳之名初见《吕氏春秋》，即今海南岛儋县。苏东坡谪贬于此，共历三年有半。初来时曾居桄榔庵，后索地一廛，与其子苏过躬耕，自食其力。有《采米》一诗记其事，中有句云“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殊可赞佩。东坡在此敷扬文教，乡人多受其惠。现儋县城东有东坡书院，载酒亭在其中。壁上嵌有《坡仙笠屐图》。相传一日东坡往访其友黎子云，遇雨，借农家笠屐着归。好事者因为图其像云。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余循海南道西路北归，路经那大，因驱车往访。此图尚在墙壁，曾累经毡拓，题跋已渐就磨蚀。其他碑记颇多，未遑一一细览。奥堂龛中祀东坡神位，以苏过及黎子云配享。（有清人“广东学政惠士奇神位”杂

其间，与东坡并列，殆系俊人移窜。）另有泥塑坐像三躯，着午台服装，乃寻常匠作。尤可异者，儋县境内尚有东坡话流传，为本地方言之一。验之，果与蜀语相近。向寻周叟，无需中介，可以彼此对答，自言所说即是东坡话。成《儋耳行》一首，以纪此游。

儋耳古城古迹多，东坡谪此受折磨。  
一子相伴身无何，四年割鸡闻弦歌。  
我知有祠在城阿，便道不访理则那？  
爰乃驱车如流梭，前往儋城访东坡。  
沿途豚棧鸡鸭鹅，稻田亩产二季禾。  
农民犹说东坡话，无人能识春梦婆。  
俄而载酒亭前过，东坡笠屐正逶迤。  
黄子木杖手斜拖，闻声回顾背微驼。

下车举手问坡老，“东坡先生尔可好？  
我生西蜀峨嵋郊，与尔同窗分早晚。  
凌云山上读书寮，尔曾读书声甚高。  
今日已成大学校，校内读书人不少。”  
老人闻语笑呵呵，手把银髯自抚摩。  
“闻汝乡音无差讹，乡亲不用分尔我。  
平羌江水静无波，峨嵋山月今如何？  
海通所凿大佛陀，是否仍在江边坐？”

我道“江山俱无恙，人间却已换新样。  
天下为公迈虞唐，人民运命手中掌。  
青年不复有文盲，地主富豪已埋葬。  
农业基础工业纲，国防巩固逾金汤。  
科学务登高峰上，超美赶英不遑让。  
服务工农为文章，劳心劳力无低昂。  
珠穆巍巍天苍苍，三面红旗放光芒。  
黄河正使不再黄，四海东风常骀荡。”

老人颜色渐变改，茫然似解似非解。  
默默但见口齿开，手拄拐杖头微摆。  
我思彼寿近千载，新旧难分好与歹。  
介甫当年犹与乖，今日何能望喝采？  
断然改口好转环，不使老人再着难。  
“先生请再听我言，我有一事想高板。  
汝与汝子苏斜川，二人住此仅四年。  
西蜀之话至今传，何以致之请教宣。”

（下转第 55 页）

- ⑳ 也称反垄断法。主要包括：(1) 谢尔曼法(The Sherman Act)；(2) 克莱顿法(The Clayton Act)；(3)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4) 赛勒——凯弗维尔法(The Celler—Kefauver Act)；(5) 哈特——司考特——罗迪诺法(The Hart—Scott—Rodino Act)。
- ㉑ 《幸福》杂志，1979年3月26日。
- ㉒ 伯格雷：《混合联合公司以后》(Edward R. Bagley, Beyond Conglomerates, Amacon), 1975年。
- ㉓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21页。
- ㉔ 同上书，第112页。
- ㉕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续完)

(上接第80页)

老人于是换欢容，“善哉汝问不汝蒙。  
父子食力耕自躬，我与农民如弟兄。  
心同言语自相通，学我口舌习成风。  
一人传十百千从，代代相传无始终。  
故我自称儂耳翁，偶然作客游蜀中。  
宇宙万汇胞与同，我身四大实皆空。  
我崇释氏亦崇孔，亦儒亦释吾所宗。  
尔言时势难尽懂，请回汝车头向东。”

老人逐客令已颁，既不投机话无缘。  
闭目我自略俄延，此翁似达却似顽。  
行文如海有波澜，掂拾佛老牙慧玄。  
半是半非自信坚，无奈珠黄不值钱。  
方思告别重开眼，老人已不在眼前。  
载酒亭中寻觅遍，终见隐入墙壁间。  
去此再过桃榔庵，东坡初来结一椽。  
今为小学易以砖，白堊遥望光昭鲜。

庵西坡口有井泉，传是东坡始创穿。  
井径五尺井口圆，石以砌之有浅栏。  
栏上埂痕甚斑斑，桶底置累成凹环。  
水甚清冽齿颊寒，忽闻有鸟鸣关关。  
“东坡东坡尔非仙，涖砚焚香卜赦还。  
但能躬耕地一廛，食力知非良可贤。

井泉之惠人所沾，此井寿将齐坤乾。”

桃榔叶绿木棉丹，海雁齐飞戏海天。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一日

注：

- ① 郭沫若：《潮汐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11月北京一版，第306页。
- ② 《郭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卷，第396页。
- ③ 《沫若书信集》，光华书局1933年版。
- ④ 《沫若文集》，第13卷，第70页。
- ⑤ 《沫若文集》，第13卷，第417页。
- ⑥ 《沫若文集》，第10卷，第204页。
- ⑦ 《沫若文集》，第7卷，第371—372页。
- ⑧ 《沫若文集》，第12卷，第326页。
- ⑨ 郭沫若：《东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6页。
- ⑩ 《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⑪ 《沫若文集》，第7卷，第4—5页。
- ⑫ 《沫若文集》，第6卷，第63页。
- ⑬ 同上，第61页。
- ⑭ 同①，第270页。
- ⑮ 《沫若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